



心灵微品

□王永福

当横杠遇到虚线

——试读蔡其矫的艺术风格

笔者案头，有一本图文并茂的文学大书《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书作者潘耀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合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其撰写的高篇序言中隆重介绍该书，指出这部丰富而厚重的著作，“在现在文学史上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该书图文并茂，恰如其分地评介了五四运动以来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诸如艾青、冰心、叶圣陶、俞平伯、巴金、钱钟书、萧红、吴祖光、老舍、沈从文，乃至丁玲、金庸等人的艺术特色和卓绝成就。该书将每位作家的创作个性、生活经历和创作风格生动地揭示出来，比如《讲真话的巴金》《钱钟书的妙喻与幽默》《萧红与骆宾基的姊弟恋》《在桥上看风景的卞之琳》等标题，读者一看就能了解每位主人公的个性和艺术追求，颇有艺术吸引力和审美性。

这本书摆放在笔者案头许久，今日方认真一读，深感此书独具风采。尤其是该书对浪漫主义诗人和散文家蔡其矫的独特艺术风格的评述，恰到好处。笔者有幸，曾在福建作家的一次聚会上同蔡其矫有过接触。他是笔者有生之年接触到的中国作家中，性格最鲜明、作品浪漫主义色彩最浓的一位。如今斯人虽已离世，但他表里如一的形象将在笔者心中永存……

如果说李白是唐朝的浪漫主义诗人，那么蔡其矫就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就古典诗歌而言，李白对蔡其矫的影响很大；在现代诗人中，蔡其矫则一直把郭沫若和艾青当作榜样。在国外诗人中，蔡其矫最喜爱的是民主

光阴故事

□衣英武

读懂父亲时，我已成了父亲

前不久，儿子要我们去北京小住。住进儿子家后，我却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多数时候我独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妻子、儿子、儿媳或是在厨房里忙着做饭，说笑不断，或是在手机前挑选衣裳，其乐融融，叽叽喳喳热闹得像一群小鸟。唯有我像个局外人，心里空落落的。没两天，茶几上的东北松子就被我吃了个干净。

儿媳看出我爱吃松子，坐到我身边柔声说：“爸，您喜欢我再下单买一袋。”说完操作手机，没多久外卖就送到了。我伸手想去拿松子，妻子却瞪了我一眼，低声提醒：“没点眼力见，这不是咱们自己家。”我猛地缩回手，心里有点窘迫。不知为何，虽然儿子儿媳都很孝顺，我却总有一种无力感。一瞬间，多年前父亲暂住我家时的模样，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2000年我刚搬家不久，一个夏日清晨，老家突然打来电话，父亲声音慌乱：“小武，你妈晕倒了，快回来！”我一时慌了神，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十分镇定，提议用救护车把二老接来城里就诊，照料起来更方便。

妻子提前去医院等候，我坐着救护车匆匆赶回老家。父亲向来不愿给晚辈添麻烦，若不是母亲突发急症，他绝不会主动求助。大哥是省城知名医学专家，也曾多次邀父母去济南过冬，都被父亲婉拒。

来到医院一番检查，医生确诊母亲是颈椎压迫神经引发头晕恶心。连续三天输液后，母亲身体好转，父亲紧绷多日的脸上才有了笑意。

某天我下班回家，趁妻子不在，父亲悄悄把我拉进屋小声商量：“你们上班辛苦，还要分心照顾我们老两口。你找医生开些药，我们回老家慢慢休养就行。”

我把父亲的想法转告妻子，妻子诚恳挽留：“爸，您和妈妈难得来一趟，多住些日子，彻底康复我们才能安心。”

父亲一个劲摇头，念叨家里鸡鸭没人看管。妻子当即拨通三哥电话，请他代为照料老家牲畜。见儿媳真心实意，父亲才不再执意回乡。

妻子知道父亲睡不惯软床，专门搭了火炕；怕他孤单，手把手教他用遥控器；又在门口放一把椅子，让他能和邻居闲聊散心。这般细致照料，让一辈子务农的父亲受宠若惊。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我家住得很拘束。只有妻子不在家时，他才能彻底放松，斜靠在炕沿上和儿闲话旧事。只要听见开门声，他立刻挺直身子，扣好衣扣，端正盘腿坐好。而且门口往来的邻居多是退休干部，闲谈皆是过往履历与风光旧事。父亲一生面朝黄土，没有值得言说的阅历，只能安静地坐在一旁，拘谨又落寞。可那时的我，却从未体察他的难堪。

老家离海远，海鲜难得，妻子下班后总特意采购鱼虾扇贝，做好菜再给父亲温上小酒。父亲每次都连忙推辞：“不用特意忙活，我自己来就好。”一次妻子炖了鲜刀鱼，我挑出最肥厚的鱼肉递给他，他执意不肯先吃，非要等妻子忙完落座。我笑他太过拘谨，父亲低声正色道：“老人更要懂事，不能倚老卖老，长辈要有长辈的分寸。”

一日，我买回葱苗，父亲瞬间喜上眉梢：“栽葱我最拿手。”

院中空地刚好种菜。暖阳洒落，小鸟在枝头啾鸣，父亲哼着样板戏创地、开沟、栽苗，动作利落娴熟。那天，小院里满是欢声笑语，那是父亲住我家时最舒心快活的一天。

中午妻子叮嘱我：“爸爱喝羊汤，你带他去馆子好好吃一顿。妈闻不了羊肉膻味，我在家陪她。”这话忽然点醒我，活到中年，我竟从未专程带父亲下过饭店。记忆拉回七岁那年，父亲第一次带我下馆子，点了一盘肉包子，我一口气全部吃完，他只喝了一碗清汤。

如今终于轮到我请父亲吃大餐了。我点了手抓羊肉、爆炒羊肚和一大盆羊汤，父亲却连忙拦着，说不爱吃肉，只留羊汤，硬让店家撤掉两道菜。听说羊汤能免费续，他又让老板添了两句热汤。一壶二锅头配羊汤，父子二人尽数喝光。返程路上，微醺的父亲满面红光，一路哼着戏，不停地夸赞店里羊汤地道。

后来母亲才告诉我，父亲不是不爱吃肉，只是看见菜单上的价格，心疼我花钱才故意推脱。听完这话，我的心口像被重物堵住。每每想起空荡荡的羊汤盆，我心中的愧疚与心酸久久萦绕不散。

休养13天后，母亲痊愈，父亲准备返乡。妻子挽着他的胳膊邀约：“爸，等以后不用种地，就搬来长住。”父亲眼眶泛红，哽咽着连声答应。可这个约定终究没能兑现，父亲不久后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后来母亲常说，当年父亲在我家没住够，时常念叨儿媳贴心和善。岁月轮回，如今，我也成了别人的父亲，住到了自己的儿子家，终于读懂了父亲当年既拘束又欣慰的复杂感觉。这份迟来的通透，裹挟着满心遗憾，成了心底一道难以抹平的印记。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投稿邮箱：yrbzkb@126.com

□鲁从娟

湖边卧柳

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忽然想去南山公园赏荷。进了南山公园，从左边小门拐进去，下了台阶便到了湖边。此时，赏荷这事被我忘在脑后，因为眼前的绿柳霸气地迷住了我的双眼。

细雨洗刷过的人工湖清幽湛蓝，红色的栈桥焕然一新。细雨如雾笼罩着纤细的柳条，因雨水的浸润，柳叶翠绿欲滴，一如南宋张孝祥在细雨中赏柳写下的“细柳含烟凝翠色”。

往里走，湖边并列着一排整齐的柳树，拖着细长柔軟的柳枝。柳枝垂在湖面上，被风轻轻提起，像无数支蘸了水的软笔，在湖面的碧色上反复题写诗行。另一半柳枝垂在红色大道上方，形成一道灵动的绿色屏障。那些枝条不争高，只低垂，拂过游人肩头。“碧玉妆成一

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微风徐来，万千条柳丝随风摇曳，如同少女舞动的裙裾，婀娜飘逸。走在绿柳大道上观湖赏柳，尚未拍照，人已先入画。

在柳树大道的尽头，我见到了第一棵卧柳。它扁形的树干紧贴湖边的基石，断崖式地卧倒在湖里。令人惊奇的是，泡在水里的树干顶端的两根枝杈却昂首挺胸探上天空。浓密的枝叶铺展在水面上空，与岸上的柳树一样枝繁叶茂，该垂的垂，该绿的绿，该柔的柔，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委屈”。我收回惊叹的目光，转向根部的老树干。只见两个大树洞被水泥填平，树皮皴裂，布满深浅交错的褶皱，褐里泛着暗灰，上下寻不出一丝生命的迹象。上面的树

冠与下面的树干判若两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沧桑的树根坚毅地托举着上面的盈盈绿意。苍老与活力，居然在一棵树上如此协调地融合在一起。

第二棵卧柳与第一棵相距不远，如两兄弟般并列。这棵柳树仿佛摔了一个急跟头，“扑通”一下跌进湖里。根部以上的树干以扭曲的姿势向湖水里卧倒，顶端分出的若干枝条，几乎都浸在水里，却倔强地向上生长，垂下的柳枝在湖水里摇摆。站在这棵卧柳的跟前，人们更多的是惊叹。到了如此艰难的地步，柳树却仍然用绿意盈盈的树冠，证明它的存在。它似乎在告诉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不是站得有多直，而是在土地上牢牢地盘住根系，活出属于自己的枝繁叶茂。

出了柳树大道往南拐，此处的湖边没有柳树，宽敞敞亮。沿着湖边的压顶石漫步，尽情观赏湖色。走到了三元桥，便可见桥南盛开的荷花。站在桥上赏荷，漂亮的光景只能入眼，却入不了心，因为我又在荷花湖边看到了几棵卧柳，于是下桥奔柳而去。

未到荷花湖，在小广场的湖边又遇见一棵卧柳。这棵柳树实在是惨不忍睹，底部被连根拔起，树根一半暴露在外面，另一半如龙爪般紧紧抓住泥土。这棵柳树上没有树洞，但树皮皴裂，粗大的树干因受岸边压顶石的挤压，呈扁形。放眼望去，如一条巨龙探下头倾喝水。这棵卧柳旁边的草地上，有一棵两个人都抱不过来的老柳树，庞大的树冠笼罩着卧柳，像一对老夫妻惺惺相惜。

荷花湖岸边并列着两棵卧柳，似患难兄弟般不离不弃。这棵卧柳的树干像是被挤压了，摊成了不规则的“大饼”。卧进湖水里的粗壮树干裂开一道大口子，几条嫩绿的柳枝从里面钻了出来。这棵卧柳的树冠庞大，大部分柳枝都浸在水里，与荷花嬉戏。一位摄影师扛着“大炮”在这里取景。柳枝与荷花在湖水里共生共存，拍下来的画面一定是创意独特的顶级大片。

第五棵卧柳大概遭受了更惨烈的打击，一道宽阔的裂缝把树干一分为二，中间有20多公分宽的口子，里面灌进了少许泥土，长出了一

街谈物语

□陈世锦

我的三分小菜园

上了年纪睡眠变浅，每到清晨，我总早早起身，缓步踱进自家的三分小菜园。晨风轻拂过枝叶，带着泥土与青草淡淡的香气，一扫晨起的慵懒。满园绿意静静舒展，微风过处菜叶轻摇，朴素、干净、安宁。日日置身其中，心便慢慢静下来，所有俗世纷扰，都被这一园清新轻轻抚平。

我的小菜园占地三分四厘，方方正正、布局整齐。园内步道通畅，菜畦横平竖直、砖块齐边，看着就清爽舒心。一年四季轮番更替栽种，数十种青菜生生不息、青嫩常在。

种菜多年，我早已把菜园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不求品种繁多，不图有多高产，只求自然生长、干干净净。我像呵护孩童一般，日日照看、时时惦记，春播夏管，静待四季次第青绿，收获一口自家的放心蔬菜。

园子西北角，三棵李子树已陪伴我十余年。根深叶茂，年年春来繁花满枝，入夏硕果累累。每到七月，枝头挂满红黄相间的果子，沉甸甸、水灵灵，果香清甜，是每年夏天它们给予我的最路实的馈赠。

树下置一桌几椅，是最爱停留的角落。夏秋晚风微凉，邻里亲友偶尔小聚，一壶清茶、几句闲谈，眼前皆是青绿，耳边皆是家常。不追繁华，不恋喧嚣，一院清风、一园绿意，便是寻常日子里最舒服的安然。

种菜多年，我有自己简单的原则：守本心、重天然、图安心。

我种菜从不施用化肥、激素与各类速成药剂，只施牛羊鸡粪腐熟的有机肥，偶尔用黄豆、饼肥自然追肥。土养得松软厚实，菜长得稳当纯正，吃着踏实、入口清甜。

按需浇灌，不繁灌、不涝根，顺着天气冷

暖细心打理。防虫也从不用烈性农药，只用家常小苏打、白醋温和驱虫，常年撒些草木灰护土抑菌。整片园子不靠速成、不求快长，只守一份自然原生态。

种菜最讲究顺应时节。跟着二十四节气过日子，什么时候该播、什么时候该移、什么时候该搭架、什么时候该疏苗，早已熟稔于心。

春分到、地气暖，各类青叶小菜陆续下种。初春怕寒，细心覆膜护苗，静待破土出苗，齐齐整整、欣欣向荣。

清明之后天气渐热，豆角、茄子、辣椒以及各类瓜藤次第栽种，搭架引蔓，让它们顺着天性攀爬生长，满园层层叠叠、生机盎然。

谷雨多雨，及时疏通沟渠、排涝护根，让每一棵青菜都安稳度雨、自在生长。

我偏爱在园里种些家常又温润的青菜。空心菜、苦瓜、菠菜、芹菜、大蒜、白菜，不求名贵，只求日日可食。粗茶淡饭，最养身心。

尤其喜爱木耳菜与莧菜。年年春种、夏秋常采，藤蔓柔软、菜叶嫩润，一茬一茬生生不息。家常焯水、清炒、煮汤，简单做法，入口清鲜，是自家菜园独有的烟火味道。

守一方小菜园，是劳作，更是修身。日日弯腰耕耘，松土、除草、浇水、修枝，筋骨得以舒展，身心得以安放。不求收成满筐，只求四季常青、日子安稳。

满园青绿，四时相伴。晨起看新芽破土，暮时听晚风拂叶。种菜度日，远离纷扰，不用追名逐利，不必计较得失。

一方小小菜园，种的是四季青菜，养的是平和心境。俯身耕耘，亲近泥土，这方寸园地，藏着稀世之年平淡悠然的人间清欢。



心香一瓣